

想来大家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,到一些欧美或日本这样的国家旅游,感觉视野相对比较舒畅,高楼大厦少见和人流相对少乃原因之一,即便若东京这样人流密集的,其街衢视野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清爽,何以如此?窃以为:道路少设栏杆。

栏和栏

龚静

马路、人行道、自行车道,或以白色交通线示意,或只略高台阶,道道分别,人车有序,无繁复纹样尖牙利齿状的黑色铸铁栏杆,无夏天尤其反光强烈的不锈钢圆栏杆,当然更不会出现每路必栏杆的局面,坊间街衢通道,数数栏杆:黄线位栏杆,人行道/自行车道/车道各自栏杆,已三四道栏杆线,再加上商铺门外开,商品占道,何来清透明快之视景?何况栏杆不少触角尖锐,已有发生穿越栏杆者被栏杆尖角刺伤甚至夹死事件,本来栏杆是要拦住人,防止随意穿越,结果拦不住的人照样穿栏而行,栏杆自觉冤枉,到底栏和栏如何相处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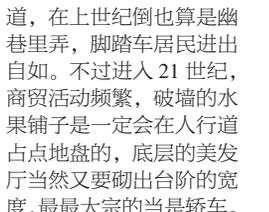
栏杆有时候似乎是硬道理。本埠西区某弄堂,宽窄仅容俩小车,加上两边各四十厘米左右的人行

悼熊齐平教授

周绍慈

山西大学熊教授从事教育事业五十余载,卓有声誉。年初,天津大学彭一刚院士,汕头大学杜经国,同济大学邓晓琳教授及余等旧时中正中学同窗九人,曾相约年终聚会。未料于教师节逢传熊教授仙逝。北望云天,悲思泉涌,怆然拾句。

同窗翘首待会期,未料驾鹤竟归西。玉洁冰清立镜像①,纤尘不染出莲池。春蚕吐了千幅绣,红烛光销一卷诗。三晋杜鹃啼血泪②,万株桃李哭恩师。注:①佛家有“水月镜花”之语。②春秋战国末期,韩、赵、魏三分晋国地域,史称三晋。



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曾赞誉乃珊为“80后上海小资的开拓者”,在上世纪80年代前,某人被戴上“小资”的帽子就会和反反复复的批判和检查结缘。

乃珊十四五岁时就是追星族,她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帕克的《百万英镑》连环画与她心仪的洒上香气的蝴蝶结、手帕藏在百灵盒中。她是长辈心目中的乖乖女,长大后她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懂得尊敬,孝顺长辈,做人要低调,心胸要大度。从小的耳濡目染,直到乃珊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学教学

开始,就因为她身上的小资气息而被同事疏远。那时期正是即将开始“文革”前的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“四清”的极左时期,因此她在学校的同事就很少与她接触,学校图书馆的老师说“程乃珊几乎要看遍了图书馆的书了”,这也为乃珊的深度近视埋下祸根。她在学校遭到加工资时,分三、五、七元的档次,乃珊总只能有加三元的份。乃珊虽心里不平,但仍坦然对待,带的班级以乱班为

多数。恰恰就是这些班级的学生,在乃珊生命的最后16个月中,是他们和朋友们轮流来医院陪夜护理。可见“小资”乃珊在这些学生和朋友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食品与生活》《大众心理学》《生活周刊》《爱的教育》以及外省的《浙江日报》《今晚报》等,以至一些报刊的编辑在报上得知乃珊去世的消息后哽咽惊呼:“怎么也想不到程乃珊竟在重病中仍为我们按时供稿!”他们还不时地来催稿,乃珊还要我对他们说,她有点不舒服稍晚一天给稿,而对她的病情却只字未提。事后有位编辑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向我说:“对不起乃珊!我们实在不知道乃珊病了,且病得这么重还在为我们赶稿……”乃珊说:她自己

的视觉亦不迫压。视坊间:道路栏杆,公园也栏杆。仰望高楼大厦广告杂物花花绿绿,平视却又是密密麻麻的铸铁、刺眼闪亮的不锈钢,还仿佛很有花样经的一堆花纹,即便不过横竖几何,也是又高又粗,反正栏杆就得挡住了,否则何以为栏?如此栏杆用材成本自然较高,两边小区建造时虽已21世纪,但对汽车化的前瞻性明显不够,地下就是有车库,也是自行车的。一年一年的汽车多起来,怎么办?有人就停弄堂,车轮一侧人行道,一侧弄堂,弄得进出车辆每天上演肠梗塞,何况现在的人不知咋回事,很多火爆,常常纠结,有话不好好说,有车也不好好好开,不闹出点动静不罢休。坊间喜欢大活动大整治,世博会了,理由实在足,居委会先是派人坐阵弄堂,不让车驻,一天两天的,慢慢人行道清爽了;第二步栏杆出场,栏杆中间窄巷,插队不行,超车不行,进出分明,这下倒也好了,只是比较考验驾驶员车技。当然视觉更加滞重,但又如何?大概还没到注重视觉的程度吧,先把时不时的拥堵疏导好,很上上大吉了。

还有公园绿地,大多欧洲国家的公园土地、树木和草地多为零距离亲密,很少栏杆阻隔,路人随意漫步,极目草木花卉,若再来点蓝天白云,赏心悦目之词移步此间虽通俗却刚好。即便有栏杆,也高度低,式样简,横竖稀疏,绝无繁复纹样,也少见不锈钢材质,大多铁质内里油漆而外(也方便后续维修吧)。有年去俄罗斯旅游,在叶卡捷琳娜的夏宫,局部小路和草坪间拉起栏杆,却横竖疏阔,高度目测十厘米左右,就是个意思,而日本(或欧洲)城市乡间的栏杆若有说的话也是如直棂窗户的款式,细竖条,尽量在视觉上对城市空间做减法,给人

的视觉亦不迫压。视坊间:道路栏杆,公园也栏杆。仰望高楼大厦广告杂物花花绿绿,平视却又是密密麻麻的铸铁、刺眼闪亮的不锈钢,还仿佛很有花样经的一堆花纹,即便不过横竖几何,也是又高又粗,反正栏杆就得挡住了,否则何以为栏?如此栏杆用材成本自然较高,两边小区建造时虽已21世纪,但对汽车化的前瞻性明显不够,地下就是有车库,也是自行车的。一年一年的汽车多起来,怎么办?有人就停弄堂,车轮一侧人行道,一侧弄堂,弄得进出车辆每天上演肠梗塞,何况现在的人不知咋回事,很多火爆,常常纠结,有话不好好说,有车也不好好好开,不闹出点动静不罢休。坊间喜欢大活动大整治,世博会了,理由实在足,居委会先是派人坐阵弄堂,不让车驻,一天两天的,慢慢人行道清爽了;第二步栏杆出场,栏杆中间窄巷,插队不行,超车不行,进出分明,这下倒也好了,只是比较考验驾驶员车技。当然视觉更加滞重,但又如何?大概还没到注重视觉的程度吧,先把时不时的拥堵疏导好,很上上大吉了。

其实栏杆再高对有些人也是拦不住的,亲见不少人车流之间硬是跨栏而过,尤其一些二十郎当者,飞跃栏杆和跨越地地铁票闸同样矫健,大概唯有哪一天出了事故才认栽,不过说不定没多久又旧痒难耐了。是否栏之设定者不为阻挡之久矣,也是否曾经被拦得久了,栏杆思维已成定势(潜定势),见不得规则有序,非得栏杆矗起,才被动规矩。公民教育尊重公共伦理等从小即始的缺钙,在栏杆上倒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。窃以为少栏杆国(地区)并非君子乡,只是不栏杆思维罢了。如何摒弃栏杆思维,拦者和被拦者得共解。

巴黎高等师范学校,被高材生罗曼·罗兰称为“乌尔姆路上的隐修院”。那年,萨特考了第一名。第一名年年有,他这事后来被多次提起,只因为第二名是波伏瓦,只因为他们两人订了契约:两人不结婚,保持情侣关系,各人有其他爱情的自由,生活思想互不隐瞒,绝对坦诚。

这两人签约时都年轻,显然对人性的复杂、命运的难以违抗,未必有完全的认识。就像他们奉为圭臬的存在主义也不能解释一切。萨特在《恶心》中借人物之口说:结婚?还有人这样想?大家以为冲破婚姻牢笼,男女都自由了。然而,田说,破坏一个旧制度、旧习俗,有时带来的麻烦不见得比原来的少。

创办《现代》杂志使萨特得到国际声誉,一开始给杂志当秘书的索尔贝在晚年出版的回忆中,说:我只是就我所知,叙述日常轶事……一切历史书中不收、而对人的本质却是不可或缺的、动人的补充。里面有一段有趣的描述。“乍一见,萨特丑得把人吓跑,他的斜视眼、灰牙齿、不修边幅会令人生厌;但他只

需几句话就把你控制了。他的善意,他的解释或论据条理分明,他的慷慨,他对知识的坦率,不会引起猜疑和不信任,使年轻人、年事稍长的人、大学生和女人个个都不可抗拒地受到了吸引……年轻的、美丽的、才华横溢的、知识丰富的、艺术家,崇拜者都簇拥在他身边,同时或先后陪伴他……”

波伏瓦则是最重要人物,是伴侣、同谋,永远出现在他身边。两人什么都说,不论有什么工作,总是忠诚地每天见面,在酒吧,在餐厅。那么心里怎么想的,其他人是无法揣测的了。波伏瓦在《女宾》中就两人之外多了一个人,碍手碍脚,出现一句名言:地狱,是他人。她还有另一句更有名的名言:女人不是天生的,是做成的。不管她要做还是不做女人,她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世的女人,从感情上,从思维上,从文风上都是如此。

有没有这个契约,他们娶不娶、嫁不嫁、爱不爱、忠不忠的关系,我想恐怕还是一个样。萨特与波伏瓦的贡献在其他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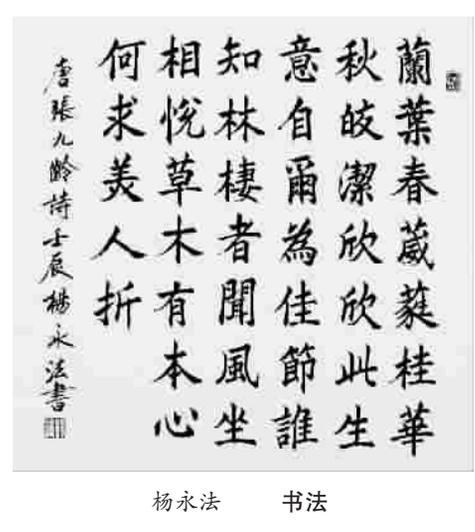
需几句话就把你控制了。他的善意,他的解释或论据条理分明,他的慷慨,他对知识的坦率,不会引起猜疑和不信任,使年轻人、年事稍长的人、大学生和女人个个都不可抗拒地受到了吸引……年轻的、美丽的、才华横溢的、知识丰富的、艺术家,崇拜者都簇拥在他身边,同时或先后陪伴他……”

波伏瓦则是最重要人物,是伴侣、同谋,永远出现在他身边。两人什么都说,不论有什么工作,总是忠诚地每天见面,在酒吧,在餐厅。那么心里怎么想的,其他人是无法揣测的了。波伏瓦在《女宾》中就两人之外多了一个人,碍手碍脚,出现一句名言:地狱,是他人。她还有另一句更有名的名言:女人不是天生的,是做成的。不管她要做还是不做女人,她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世的女人,从感情上,从思维上,从文风上都是如此。

有没有这个契约,他们娶不娶、嫁不嫁、爱不爱、忠不忠的关系,我想恐怕还是一个样。萨特与波伏瓦的贡献在其他地方。

话剧《第二性》——谁是谁的地狱

马振骋



杨永法 书法

的“小资”,先要把自己的长辈说成是圣约翰大学毕业,租上也开厂,乡下或有田地,或说曾是乃珊的邻居。尽管如此,他们怎么也写不出“小资”的生活细节。更可笑的是位仁兄与我外婆素不相识,却在文字中把我外婆描摹成几乎像交际花了。此公想与我外公外婆家与贝家拉近关系来提高描写小资的含金量。毕竟是别处的蟹,再在阳澄湖里泡也无济于事。

“小资”并非只是下午茶,吃咖啡,百乐门,用名牌,坐豪车,否则剔除这些东西后你什么也不是,上海岂能成为国际大都市?

假如没有这一条河,我就不会天天坐在河边。有时早晨,有时傍晚,只要有空,我就来到了河边,摘一棵草,就这么静静地坐着。我很简单,我很幸福,我是乡村的一棵草,如果没有这一条河,也就不会想着河水流去的方向。没有了这一条河,我就不会坐着突然站了起来,沿着河边走。没有这条河,就没有现在的我。

站在海边,我看到更远的岸!站在海边,我看着我身边欢乐的人,看着阳光照在他们脸上,我想那些忧伤的人,每天正常工作,就没想到来到海边?我在乡村时,也有过忧伤,有了忧伤,就坐到河边。我喜欢河边,喜欢河边的阳光,和每一棵小草,喜欢听到水声。时时,我会听到去城市的家人,说起忧伤,似掉到了井里。可怕的忧伤,有梦,无法实现梦,还是别的原因?我没有想去知道。

我坐在河边,想走出乡村,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开始有了梦,我一个人静静的,心静的感觉真好,没有寂寞。从来就没有过寂寞。外面世界很无奈么?有时,我也会想。终于,我走了出来,走出了乡村,远离那一条河。我站在海边,感谢那一条河,如果没有它,就不会想着流一滴泪在河里,就会成为欢乐的大海?我是第一次心情特别不好时,坐到了河边,那时的一滴泪,流入水里。从此,我就想欢乐的海。如果没有那一条河,就没有现在的我,站海边,想着岸,想着欢乐总在远方。

如果没有那一条河

徐长顺

张履谦的父亲张子尧,乡间中医,他给长子起名履谦取自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张良的故事,希望儿子“履行谦逊”,意在要求其谦虚向人求取教益。张履谦6岁开始在家族祠堂小学读书,10岁进入长沙第三高小继续学习。放假期间,父亲则会给他制订功课复习计划包括每天下午学写毛笔字,临摹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。1938年,张履谦以数学和语文双满分考入湖南平大初级中学。1942年,在抗日烽火中张履谦考取了湖南广益中学,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高中学业。张履谦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,作为雷达与空间电子技术专家,他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,成为防空部队的主战装备,并参加其抗干扰工作,多次击落美国U-2高空侦察飞机,这当然都是后话。

1946年张履谦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生。张履谦所在的班级中后来出了不少“名人”,除了朱镕基总理外,张履谦、金怡濂、陆建勋和王众托人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张履谦与朱镕基曾是湖南广益中学时的同学,在清华他们不仅是同学,还曾是室友。1997年,张履谦到香港参加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颁奖颁奖典礼,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作为颁奖嘉宾也在现场。颁奖仪式结束,朱镕基突然走上主席台,径直走向张履谦,然后紧紧抱住了他,一时间举座皆惊。敏感的记者围住张履谦询问渊源。张履谦机智回答说:“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讲究‘民为贵’、‘民为邦

本’,朱镕基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!”此言一出,记者哑然。1958年,张履谦经同学介绍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力伯畏相识、相恋。1959年国庆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,证婚人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。力伯畏父亲是医生,祖父也是医生,还曾为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出诊。北平解放后,力伯畏被傅连璋指派去中南海,开始了专门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生涯,后期重点担任宋庆龄和陈云保健医生。直到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《红墙医生》,力伯畏这段“神秘”的经历才为人所知晓。晚年的张履谦生活丰富多彩。他喜欢摄影、计算机、书法和

旅游。张履谦认为书法既可以抒怀、拓展精神境界,又是一门艺术。在清华大学“反内战、反饥饿”学生运动中,张履谦小时候所学的毛笔字有了用武之地,他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生会大字报组,抄写了许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字报。如今他重拾毛笔,挥毫泼墨,乐在其中。张履谦对航天事业一直怀有感情。他向他征集书法作品,他回信说:“遵照您的盛意,我交了两幅书法作品,一幅是两弹一星精神,它为我国持续发展航天科学技术指引了方向,也可以说是中国航天人的座右铭;另一幅为有感于十八大召开,全国各族人民乘风破浪,继续前进,共同复兴伟大中华之梦。”

原子辐射医学的一位开拓者,曾14次参加核相望共星河

